

雪是纯洁的。纯洁的爱情是一道彩虹。
无论是悲乐还是凄美。都是一支亘古动人
的情曲。

雪

本书真实地讲舒了一位青春似火的音乐女
教师所经受的爱之殇逝；记录了一位浪漫
激情的靓女之人生道路的心迹……

史振兰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雪

史振兰
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 史振兰著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08.3
ISBN 978-7-215-06381-5

I. 雪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0741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

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-2000 册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9.80 元



史振兰，女，南阳人，谦逊和蔼，一生平素。

作为秀手执笔的文学作家，在她的笔下是一曲曲水乳交融、回肠荡气的绚丽、鲜活、动人、明亮的画卷。

《雪》是作者继《絮》、《风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言情小说。全书贯穿着深刻的理智情感和心灵情感，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一位出生于都市音乐世家，靓丽、青春似火的音乐女教师所经受的爱之殇逝；真实地记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爱情理念与现实主义的心迹；再现了充满理想、唯美、浪漫、冲动、凄丽的人生背景；体味出人世间美人之美、爱人之爱的情感与精神；印证了女人的柔弱、女人的仁爱、女人的无奈与坚强，在人生道路上进行着不屈的力量试搏！

《絮》、《风》、《雪》是史振兰笔下凝重的爱情三部曲。在这三部曲中作者分别以泻影、幻景、掠影为卷首语，犹具个人风格；以充满诗意的自然景物作为人生必然的生活象征，尽抒山水情与人性；以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醒悟和鞭策，塑造出不同时代一系列的人物典型形象；以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和独特的创作情怀，打造出高尚圣洁的人性美，书写着生命的精彩。

纯洁的爱情
是一道彩虹
无论是短暂
还是悲乐
都是一支亘古的歌

——作者

掠 影

那日，飊风刮起，莽莽的黄河北域漫天皆白，一场罕见的大雪把整个原野遮盖得严严实实。洁白，给城市和乡村增添了美丽；洁白，显示出大自然的高雅；洁白，也给人以心灵的净化……

然而，在阳城的白雪中，却透染出一片深褐色的红。这是几天前一场空难遗迹，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扑倒在殷红的雪上痛哭欲绝。于是，雪中的红化作为天上的虹，泪雨化作为空中的雾，又变成了冰花而零落。

可是，这白雪却永远永远地刻印在恋人的心中。雪，便成了寒心的记忆；雪，便成了不消失的影；雪，便成了苦涩的情……

目 录

掠 影..... 1

黄河北域,一场漫天的大雪把整个原野盖得严严实实。
洁白的雪给城市增添了美丽、高雅……

然而,在黄河之滨的阳城,一场空难,把白雪染得殷红。
一位靓丽、年轻的女子扑倒在殷红的雪上痛哭欲绝……

这雪,永远刻印在恋人的心中,成了寒心的记忆。

第一章 凄美的爱恋..... 1

这位年轻、靓丽的女子叫辛霏雯,是新城艺术学校的一位声乐教师。自她热恋中的男友大坤飞机失事后,一直陷入迷茫、悲痛中的她,与大坤生前好友沈钧做了一件糊涂事,种下了一棵不该种下的种子,由此而演绎了一曲凄美而动人的爱歌……

第二章 心灵脚步 74

女人是柔弱的、仁爱的;女人又是无奈的、坚强的。自辛霏雯失去爱梦后,她带着哀伤、悲痛曾想到过死。但在那些不相识的人们给她的爱中,使她又重新振作起来,让她心灵的脚步重归美好的希望之路……

第三章 命运的叹息..... 186

辛霏雯在试搏着。她告别了学校、亲人和朋友,带上大坤

的遗像，迎着苦寂的风尘，伴随着追求艺术和自由的心境，奔向香巴拉、奔向一个美好的地方。

雪——是一个多么冷峻的字眼儿，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思索与回味、追忆与遐想、感悟与震撼的意象。

爱——是什么？是心中的火，悲壮的歌，悠长的梦；是空中一道彩虹，是心灵的一个音符，是心梦中的永恒记忆……

第一章 凄美的爱恋

大坤机上遇难，家里像是塌了天，他的女友辛霏雯晕厥在噩耗之中，被送进了医院。

到医院照顾辛霏雯的是大坤生前的好友沈钧与未婚妻周丽卓，俩人每天昼夜替换着守护在辛霏雯的身边。

辛霏雯躺在病床上，泪痕斑斑，精神恍惚，神志不清，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和昏迷之中，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响声，便会立刻起身惊呼道：“你们听，这是大坤来接我了，我要下床去迎他。”她每次说完，都是硬撑着身子往门外跑，谁也阻挡不住。有一次，当她又跑到病房外疯也似的扑向刚停稳的一辆白色救护车时，双手抓住急救病人的担架不肯松手，悲痛流涕地说：“大坤怎么了？大坤怎么了？我求求你们不要把他抬走啊！让我看他一眼吧！让我看他一眼吧！”这令人心碎的哀求，感动了焦急万分的病人家属，他们放下担架，掀开被褥让她看，却原来是一位病痛呻吟的老妈妈，辛霏雯无奈地放开了手，无力地瘫倒在地上。围观的众人酸楚得抹泪不止，是沈钧迅速地把她抱回病房。

一次，辛霏雯病房里一位病人把瓷碗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正在昏睡中的辛霏雯突然从床上跳下来，大声地急呼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快来人啊！飞机出故障了！”当她看到地上的碎瓷片时，趴在上面哭着不起身来。以后每当听到室内、室外硬器的撞击声，她都会惊恐万状地四处寻找，泪如泉涌。

辛霏雯有时候“呜呜”地哭个没完没了，谁也劝不住。当她哭足哭够时，便无休止地倾诉：“我与大坤是故交，三年前在北京相遇，那时他在航院读书，我在音乐学院读书，旧人重逢，一朝梦圆。大坤喜欢看雪，他说冰天雪地是人生最美好的憧憬，眼睛里有雪的人，心中才会生出火。于是，我们每年寒假不是远道而行新疆、四川、西藏的雪域，就是甘肃、内蒙古的塞北。寂静无边的雪野是我们的情结，有着彻骨的深味，领略不尽。可是，今年豫北的雪，却淹没了我的亲人，雪下面是大坤的心渗出的血。老天爷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辛霏雯说过，便是号啕大哭，只哭得声哑气断，满屋子都像下起了雨。而后，当辛霏雯喘息过后，一把鼻涕一把泪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，大、大坤他、他人好得很哟！在逛长城时，我走得太累而偷偷地掉泪，大坤立刻弯下身子说：‘上马吧！’我便又笑了。在海上游泳时，大坤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不松开，生怕我被海涛打去。在登泰山时，大坤把我的胳膊挽得牢牢的，担心我会跌下崖。在就餐中，大坤总是趁我不注意，把最好吃的放到我碗里。每次相约，都是大坤先到，他耐心地等待我，我俩时常弹拉说唱，开心极了。我俩还爱谈论事业、工作和学习，互相激励促进，有着无尽的乐趣。”如此的种种情思在她心中像是昨天一样，明净而犹新，表述无穷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辛霏雯从痛苦中缓缓地自拔，在朋友和家人们多方的劝说鼓励下，她的神志逐渐有所清醒，虽然不再哭闹，但是多日来由于进食甚少，致使身体非常虚弱，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，身上脱了两层皮，只能勉强地下床行走几步。为了换一换环境，更好地进行调养，沈钧把她接到自己准备结婚用的新房里，他和周丽卓的婚期只好向后推迟。

芳龄 24 岁的辛霏雯，在新城一所艺校担任声乐教师，她身条娉婷匀称，齿齐唇秀，面容白嫩姣俊得如同是四月映红的桃花，秀色可人。如今，她经历了一场劫难的病痛，秀体如叶，虽然姿容不失，却像一株花蕾遇霜，让人看去可怜。沈钧与周丽卓无微不至地

关照着她，辛霏雯丝毫没有回自己家的念头。

沈钧原和大坤住在黄河之滨的省城里，高中时期是同班同学，俩人毕业后，大坤考入航空学院，沈钧入选北大。沈钧先于大坤毕业，回到了省城工作，而大坤分配在异地。距离使他们更加亲热，平日电话不断，假期大都相聚在一起。现在，好友故去，沈钧也痛切不已，唯一能够看到的是大坤生前最心爱之人，也是自己所熟悉的辛霏雯。这也是未婚妻周丽卓所能够理解的。

沈钧在省城一家报社任编辑工作。他中等身材，一头自然卷曲的浓发，言行举止温文尔雅，富有激情的脸上有一双充满活力、聪慧入神的大眼睛，朋友们都称他为帅哥。沈钧在周丽卓眼里，是最有安全感，最靠得住，最信得过的终身依托。俩人同是一个年龄段，都不过二十五六岁。周丽卓天性贤惠，文静而端庄。她敬佩沈钧事业上的执著和涉深，处处赞赏和顺从沈钧的见解。周丽卓在省城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，与沈钧有着相互广泛的共同语言，真可谓是志同道合的好姻缘。

辛霏雯向学校请了长假，一直在沈钧家疗养，身体已基本康复。这天辛霏雯漫步在客厅里，心头猛生兴致，想到来这里后还没有欣赏沈钧新房的全部结构和装饰，便推开了另一房间虚掩的门。这时，沈钧和周丽卓俩人正依在一张床边亲吻，他们都没有听到房门被推开的声音，辛霏雯木呆呆地望着他们的狂热。突然，沈钧不知第几根神经发生了感应，向门口望了一眼，立刻推开了周丽卓，羞容难堪地说：“霏雯，你进来吧！”辛霏雯没有做声，依然站立看着他们。

周丽卓慌张地走到辛霏雯跟前，很不自然地拉住她的手说：“不好意思了，霏雯。”

辛霏雯面无表情，不轻不重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打扰你们了。”说着，脱手转回自己的住室。

沈钧走到周丽卓跟前懊悔地说：“多悬啊！以后在这儿可不能这样啦。”

周丽卓安慰他说：“你紧张什么，这都是女孩子心中意想到的事情，只不过她看到我们相爱时会联想到大坤而感伤，今后我们注意些就是了。我马上就要到台里去加班，你就不要接送我了，干完工作我就直接回家，明天还要出外采访，你要照顾好霏雯。”

“这、这样吧，我开车把你送到台里。”沈钧颤抖着声音说。

“不用了，胆小鬼，你稳定住情绪后去陪霏雯说说话，转移一下她的思绪，你没看她刚才那模样。”

“好吧，你自己开车走，路上要慢一点，明天能早些来更好。”

周丽卓在沈钧脸上轻轻吻了一下，低声说：“亲爱的，打起精神来，我走啦。”

辛霏雯回到卧室，坐在床上用被子掩住半身依靠在床头躺着，凄声唱起一首曾是自己与大坤相爱时编写的情歌：《恒约》。

你是翱翔的鸚鵡，
展翅腾飞寄憧憬；
我是碧池中的清水芙蓉，
轻风吹荡撒满情！
你把我从沉睡中唤醒，
我把你心中琴弦拨动。
谁是谁非叙不清，
绿叶繁花摇相应。
云破月来晚霞明，
我欲终生伴君行……

辛霏雯唱着哭着，哭着唱着，珠泪满面。

沈钧轻手轻脚地走到辛霏雯的床边站立着，听着她的凄声悲歌，收紧着自己深痛的心，好像大坤此时也站立在自己的面前，他低沉地说：“霏雯，不要唱了，我了解他，也理解你，你们之间的爱重如山，情深如海，是永恒的，好好地保留着吧，不要去想他，行

吗？”

辛霏雯立刻不唱了，却放声哭起来，哭得是那么的惊天动地，哭得是那么的悲哀，抽动着全身，死去活来。沈钧不知所措，欠下身搂住她，用手抚慰着说：“好霏雯，不哭了，听话，这样下去会伤你身体的，你歇一歇，我去给你拿毛巾。”沈钧说过，把辛霏雯的身子放平，拉一拉被子为她盖好。

沈钧拿来热水浸泡过的湿毛巾递向辛霏雯，辛霏雯停止了哭声，拉住沈钧递毛巾的手说：“钧哥，我真的受不了啦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不要求你什么，只要你搂住我就行，抚平一下我这空虚无助的心吧！不然，我真的会死去的。”

沈钧很难为情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只要你不再哭就行。”沈钧说过，坐在床边，掀开被头，伸出一只胳膊从辛霏雯的背后侧身搂抱住她。

辛霏雯说：“钧哥，再抱紧些，你不要吱声，让我睡去就不哭了。”

沈钧拥抱住辛霏雯，显然心里不是那么的坦荡，而是极度的忐忑不安，但是也无形中升腾涌动出一股快速的情感，在辛霏雯时而颤抖着身子中他强控制住自己闭上眼睛。

辛霏雯拥动在沈钧的心口，她把他也视作是大坤，尽情地体谅着爱的温度。她如同一只娇宠的小猫，把身子缩得紧紧的贴近沈钧。沈钧无法按捺住自己急剧跳动的心，便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霏雯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会出偏差的，爱是有准绳的，不成规矩的生活到头来会痛苦的。”

辛霏雯则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钧哥，你讲得太严重了吧，在医院时你当着那么多的人和丽卓姐的面把我背来抱去的，这都不算什么。”

“霏雯，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，过去你在病中是需要我那样做的，现在就不同了。”

“什么同与不同的，事实都是一个样，反正我不管，现在我就

是需要你。”辛霏雯紧紧抓住沈钧的衣服，耍起了小孩子脾气。

沈钧坚决地推开了辛霏雯，按住她盖好被子，下床走到一边坐着平定心绪。辛霏雯蒙头而泣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们男人都有病，说爱就爱个死，说走就撒手而去，没心没肺……”

沈钧听了一会儿辛霏雯的抱怨，便说：“霏雯，我到外间休息了，你也休息吧，明天见！”沈钧说过，带门而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钧为辛霏雯准备好了早餐送到床边的桌上，告诉说：“霏雯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你快起来趁热把早点吃掉。”

辛霏雯立即从床上坐起来说：“钧哥，昨天我太任性了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理解你，谁让我是你哥呢。”

“好哥哥，我想要你亲我一下再走，行吗？”

“好，真是个淘气的姑娘。”沈钧照着辛霏雯的眉间亲吻一下离去。

沈钧行走在上班的路上，心中有一种慌乱的感觉，思索着自昨晚以来同霏雯的相处亲不是亲，爱不是爱，朋友不是朋友，兄妹不是兄妹，有失理智和自尊，自责不止。

晚上，沈钧下班后，同周丽卓都来到了辛霏雯的床边问候。周丽卓关切地问：“我的俊妹妹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”

辛霏雯先是一惊，马上又平静地说：“还行，就是缺少你的陪伴，有些孤单。”

“我嘱咐沈钧陪你多说说，他没有啊？”

“他呀，没说几句就走了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沈钧。”周丽卓把目光转向沈钧问。

“是的。”沈钧低下了头，面色顿时火辣辣的。

周丽卓埋怨道：“沈钧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霏雯现在最需要有人多陪陪她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！”沈钧失去了以往那种有主见的大丈夫气魄，变成了一个温和的顺从者。沈钧借机告辞说：“你们俩人交谈吧，我去准备

晚饭。”沈钧说过，迅速离去。

周丽卓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霏雯呀，大姐还是要劝告你，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从精神上慢慢地解脱出来，思想上要想开。用辩证的话来讲，爱是永恒的，这是抽象的定义；爱又是痛苦的。你说呢，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”

“来了！红烧羊排，清炖鲫鱼。”沈钧喊着端上了饭菜。

三个人在餐桌边坐定后，沈钧像变了一个人，低头不语，只顾拿起筷子慌忙着吃，这使周丽卓感到异常，便说：“喂，我的沈先生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了？也不管我们俩人吃不吃了，这不是你以往的作风啊！”

“真对不起，今天我确实有些饿，大家都吃，一起吃。”沈钧紧张地搪塞着。

辛霏雯看一眼沈钧，又望望周丽卓，起伏不安的心情使她目光呆滞。

“霏雯，你快吃呀！不要停着，别客气。”周丽卓催促道。

辛霏雯猛然惊觉到自己在发愣，便说：“吃，吃，都吃！”急忙动起筷子。

“霏雯，今天晚上我还要去单位加班，与几位同志一起商讨整理稿件之事，让沈钧陪你聊天，他的知识面很宽，也很会开导人。”

“你又要加班啊！你比我们还忙，今晚不要去了，明天多干点就是了。”沈钧在一旁不乐意地说。

“这哪行啊！是大家一起定过的事，稿件明天一早就要用呢。”

“钧哥，丽卓姐忙就让她去吧，工作不能耽误，谁也不用陪，我没事的，自己看看书就行了。”

“都吃好了吧！我该走了。”

“丽卓姐，路上开车要小心些，明天早点回来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已经是老司机了。”丽卓说着离去。

沈钧心情不悦，呆板着脸，没有做声。

“钩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霏雯问。

沈钧一惊，说：“没，我没想什么。”

“你骗不了我，看你那表情就像吃错了药那样的难受，是不是还在想昨天晚上的事，觉得对不住丽卓姐呢，还是回味无穷？”

“都不是，以人为本，我做得太不够了。”

“帅哥，还不够啊！我认为你非常高尚，是难得的有才、有德、有志之士，你若是现在属于我该多好啊！”

“霏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地讲呢？”

“钩哥，你总挡不住我这样的想吧，这是我的自由。算了，我想休息了。”

沈钧洗刷完餐具，向辛霏雯告辞说：“霏雯，我已经半个多月都没有回家了，想回去看望一下我的爸妈，天晚就不回来了，我把门锁好行吗？”

“行，你去吧，不然在这里我会把你吃掉的。”

沈钧没有计较辛霏雯生硬挖苦的话语，匆匆离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沈钧避开辛霏雯，而神秘地把周丽卓叫到另一房间说：“丽卓，咱们登记吧！”

周丽卓惊奇地问：“沈钧，咱们不是说好的等霏雯身体、精神完全康复后我们再办婚事吗？你怎么又变卦了呢？”

“丽卓，你听我说，我想让霏雯回她家住，况且她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，至于精神吗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自我疗治过程，再说在咱家住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我们也确实尽心了，你说呢？”

“我们是尽心了，只是哪能赶人家走哇，为人不能太浅薄了，再等一等吧，她自己什么时候提出要走的话，走后再办咱们的婚事也不迟。”

沈钧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好吧，就依你。”

二

半个月过去了，沈钧过着异常不安的生活，虽然依旧倍加关照辛霏雯，但总是躲躲闪闪，说话闪烁其词，能接近又不能多接近，能交谈也不能深交谈，像蝴蝶踩花一样慌慌然。

辛霏雯连日来却是姿态自若，话也不多说，每天不停地搬弄着床边摆放的那几本中外名著，有《西厢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飘》、《漂亮的朋友》等，平静的外表好像掩饰住不平静的内心，对沈钧客气起来，时不时都总爱说：“谢谢钧哥！”有时候还到厨房当下手，时常抢先洗刷餐具。这更使沈钧觉得不安。辛霏雯常常向沈钧投去很神奇的目光，眼中净亮得蓄满春水，让人好心跳。她的美丽更使人扎眼留影。

明天是元旦，晚上下起大雪，周丽卓打来电话说晚间不来了。沈钧同往常一样，睡在另一房间。夜深了，外面刮起了大风，门窗有咣咣当当的声音，呼啸的风声吹人梦醒。沈钧听到房门被推开的声音，便大声地问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钧哥，我有些怕。”辛霏雯身穿白色睡衣闪入，来到了沈钧的床边。

沈钧立刻伸出胳膊推着她，急促地说：“霏雯，你快走！不能这样。”

“钧哥，我既闯进来，就没有走的打算，我不是坏女人，我只需要你一会儿的温暖，哪怕是一分钟，一分钟啊！”

“霏雯，我是你哥，懂吗？你是属于大坤的。”

“沈钧同志，我问你：你是我亲哥吗？我们是一母同生吗？大坤他现在在哪？你说啊！我去找他，大坤他在哪呀？”辛霏雯哭了。

沈钧缩回了手，沉重地说：“天哪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？我们不能走到这种地步啊！”